水經注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十五

水經注卷十六
穀水　甘水　漆水　滻水　沮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後魏

卷十七

穀水

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塚林穀陽谷，

〈《山海經》曰：傅山之西有林焉，曰墦塚，穀水出焉，東流注于洛，其中多珚玉。今穀水出千崤東馬頭山穀陽谷，東北流歷黽池川，本中鄉地也。漢景帝中二年，初城，徙萬戶爲縣。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，亦或謂之彭池，故徐廣《史記音義》曰：黽，或作彭，穀水出處也。穀水又東逕秦、趙二城南，司馬彪《續漢書》曰：赤眉從黽池自利陽南，欲赴宜陽者也。世謂之俱利城。耆彥曰：昔秦、趙之會，各據一城，秦王使趙王鼓瑟，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。馮異又破赤眉于是川矣。故光武《璽書》曰：始雖垂翅回溪，終能奮翼黽池，可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矣。穀水又東逕土崤北，所謂三崤也。穀水又東，左會北溪，溪水北出黽池山，東南流注于穀。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。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，北夾流而西接崤黽。昔項羽西入秦，坑降卒二十萬于此，國滅身亡，宜矣。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，其亭累石爲垣，世謂之千秋城也。潘岳《西征賦》曰：亭有千秋之號，子無七旬之期。謂是亭也。又東逕雍谷溪，回岫縈紆，石路阻峽，故亦有峽石之稱矣。穀水歷側，左與北川水合，水有二源，竝導北山，東南流合成一水，自乾注巽，入于穀。穀水又東逕缺門山，山阜之不接者里餘，故得是名矣。二壁爭高，斗聳相

亂，西瞻雙阜，右望如砥。穀水自門而東，廣陽川水注之，水出廣陽北山，東南流注于穀。南望微山，雲峰相亂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，戴延之《西征記》云：次至白超壘，去函谷十五里，築壘當大道，左右有山夾立，相去百餘步，從中出北，乃故關城，非所謂白超壘也。是壘在缺門東十五里，壘側舊有塢，故冶官所在。魏晉之日，引穀水爲水治，以經國用，遺跡尚存。穀水又東，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，東北流入于穀。穀水又東，宋水北流注于穀。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毋丘興墓南，二碑存焉。儉父也。《管輅別傳》曰：輅嘗隨軍西征，過其墓而歎，謂士友曰：玄武藏頭，青龍無足，白虎銜尸，朱雀悲哭，四危已備，法應滅族。果如其言。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，東北流，皁澗水注之，水出新安縣，東南流逕毋丘興墓東，又南逕函谷關西，關高嶮陿，路出廛郭。漢元鼎三年，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，恥居關外，請以家僮七百人，築塞徙關于新安，即此處也。昔郭丹西入關，感慨于其下曰：不乘駟馬高車，終不出此關也。去家十二年，果如志焉。皁澗水又東流入于穀。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，右合爽水。《山海經》曰：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，其上多穀，其下多桑，爽水出焉。世謂之紵麻澗，北流注于穀。其中多碧緑。穀水又東，澗水注之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，澗水出焉，北流注于穀。摯仲治《三輔決録注》云：馬氏兄弟五人，共居澗、穀二水之交，作五門客，因舍以爲名。今在河南西四十里。以《山海經》推校，里數不殊仲治所記，水會尚有故居處。斯則澗水也，即《周書》所謂我卜澗水東。言是水也。自下通謂澗水爲穀水之兼稱焉。故《尚書》曰：伊、洛、瀍、澗，既入于河。而無穀水之目，是名亦通稱矣。劉澄之云：新安有澗水，源出縣北，又有淵水，未知其源。余考諸地記，竝無淵水，但淵、澗字相似，時有字錯爲淵也。故闞駰《地理志》曰：《禹貢》之淵水。是以知傳寫書誤，字繆舛真，澄之不思所致耳。既無斯水，何源之可求乎？穀水又東，波水注之。《山海經》曰：瞻諸山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，無草木，多金玉，波水出于其陰。世謂之百答水，北流注于穀。其中多芘石、文石。穀水又東，少水注之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，其陽多金，其陰多文石，少水出于其陰。控引衆溪，積以成川，東流注于穀，世謂之慈澗也。穀水又東，俞隨之水注之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平蓬山西十里曰廆山，其陽多璒琈之玉，俞隨之水出于其陰，北流注于穀。世謂之孝水也。潘岳《西征賦》曰：澡孝水以濯纓，嘉美名之在茲。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，故呂忱曰：孝水在河南。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。劉澄之又云出檀山。檀山在宜陽縣西，在穀水南，無南入之理。考尋茲說，當承緣生《述征》謬誌耳。緣生從戎行旅，征途訊訪，既非舊土，故無所究。今川瀾北注，澄映泥濘，何得言枯涸也。皆爲疏僻矣。〉

東北過穀城縣北，

〈城西臨穀水，故縣取名焉。穀水又東逕穀城南，不歷其北。又東，洛水枝流入焉，今無水也。〉

又東過河南縣北，東南入于洛。

〈河南王城西北，穀水之右有石磧，磧南出爲死穀，北出爲湖溝。魏太和四年，暴水流高三丈，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，造溝以通水，東西十里，決湖以注水。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，所謂成周矣。《公羊》曰：成周者何？東周也。何休曰：名爲成周者，周道始成，王所都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河南河南縣，故郟、鄏地也。京相璠曰：郟，山名；鄏，邑名也。卜年定鼎，爲王之東都，謂之新邑，是爲王城。其城東南名曰鼎門，蓋九鼎所從入也。故謂是地爲鼎中。楚子伐陸渾之戎，問鼎于此。《述征記》曰：穀、洛二水，本于王城東北合流，所謂穀、洛鬬也。今城之東南缺千步，世又謂之穀、洛鬬處。俱爲非也。余按史傳，周靈王之時，穀、洛二水鬬，毀王宮。王將堨之，太子晉諫王，不聽，遺堰三堤尚存。《左傳・襄公二十四年》，齊人城郟，穆叔如周賀。韋昭曰：洛水在王城南，穀水在王城北，東入于瀍。至靈王時，穀水盛出于王城西，而南流合于洛，兩水相格，有似于鬬，而毀王城西南也。穎容著《春秋條例》言，西城梁門枯水處，世謂之死穀是也。始知緣生行中造次，人關經究，故事與實違矣。考王封周桓公于是爲西周，及其孫惠公，封少子于鞏爲東周，故有東、西之名矣。秦滅周，以爲三川郡，項羽封申陽爲河南王，漢以爲河南郡，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卿。光武都洛陽，以爲尹。尹，正也，所以董正京畿，率先百郡也。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，子朝之亂，晉所開也，東至千金堨。《河南十二縣境簿》曰：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。《洛陽記》曰：千金堨舊堰穀水，魏時更脩此堰，謂之千金堨。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，謂之五龍渠。渠上立堨，堨之東首，立一石人，石人腹上刻勒云：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，更開溝渠，此水衡渠上其水，助其堅也，必經年歷世，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。蓋魏明帝脩王、張故績也。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。《語林》曰：陳協數進阮步兵酒，後晉文王欲脩九龍堰，阮舉協，文王用之。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，堰遂成。水歷堨東注，謂之千金渠。逮于晉世，大水暴注，溝瀆泄壞，又廣功焉，石人東脅下文云：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大水迸瀑，出常流上三丈，蕩壞二堨，五龍泄水，南注瀉下，加歲久漱齧，每潦即壞，歷載消棄大功，今故無令遏，更于西開泄，名曰代龍渠，地形正平，誠得瀉泄至理。千金不與水勢激爭，無緣當壞，由其卑下，水得踰上漱齧故也。今增高千金于舊一丈四尺，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。若五龍歲久復壞，可轉于西更開二碣。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，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，功重人少，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。代龍渠即九龍渠也。後張方入洛，破千金堨。永嘉初，汝陰太守李矩、汝南太守袁孚脩之，以利漕

運，公私賴之。水積年，渠堨頹毀，石砌殆盡，遺基見存，朝廷太和中脩復故堨。按千金堨石人西脅下文云：若溝渠久疏，深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、石磧西，更開渠北出，使首狐丘。故溝東下，因故易就，磧堅便時，事業已訖，然後見之。加邊方多事，人力苦少，又渠堨新成，未患于水，是以不敢預脩通之。若于後當復興功者，宜就西磧，故書之于石，以遺後賢矣。雖石磧淪敗，故跡可憑，準之于文，北引渠東合舊瀆。舊瀆又東，晉惠帝造石梁于水上，按橋西門之南頰文，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改治石巷、水門，除豎枋，更爲函枋，立作覆枋屋，前後辟級續石障，使南北入岸，築治漱處，破石以爲殺矣。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。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，東西長七尺，南北龍尾廣十二丈，巷瀆口高三丈，謂之皐門橋。潘岳《西征賦》曰：駐馬皐門。即此處也。穀水又東，又結石梁，跨水制城，西梁也。穀水又東，左會金谷水，水出太白原，東南流歷金谷，謂之金谷水，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。石季倫《金谷詩集・叙》曰：余以元康七年，從太僕卿出爲征虜將軍，有別盧在河南界金穀澗中，有清泉茂樹，衆果、竹、柏，藥草備具。金谷水又東南流入于穀。穀水又東逕金墉城北，魏明帝于洛陽城西北角築之，謂之金墉城。起層樓于東北隅，《晉宮閣名》曰：金墉有崇天堂。即此。地上架木爲榭，故白樓矣。皇居創徙，宮極未就，止蹕于此。搆霄榭于故臺，所謂臺以停停者也。南曰乾光門，夾建兩觀，觀下列朱桁于塹，以爲御路。東曰含春門，北有邏門，城上西面列觀，五十步一睥睨，屋臺置一鍾以和漏鼓。西北連廡函蔭，墉比廣榭，炎夏之日，高祖常以避暑，爲緑水池一所，在金墉者也。穀水逕洛陽小城北，因阿舊城，憑結金墉，故向城也。永嘉之亂，結以爲壘，號洛陽壘。故《洛陽記》曰：陵雲臺西有金市，金市北對洛陽壘者也。又東歷大夏門下，故夏門也。陸機《與弟書》云：門有三層，高百尺，魏明帝造。門內東側，際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陽山，餘基尚存。孫盛《魏春秋》曰：景初元年，明帝愈崇宮殿，雕飾觀閣，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，起景陽山于芳林園，樹松竹草木，捕禽獸以充其中。于時百役繁興，帝躬自掘土，率羣臣三公以下，莫不展力。山之東，舊有九江。陸機《洛陽記》曰：九江直作圓水。水中作圓壇三破之，夾水得相逕通。《東京賦》曰：濯龍芳林，九谷八溪，芙蓉覆水，秋蘭被涯。今也，山則塊阜獨立，江無復髣髴矣。穀水又東，枝分南入華林園，歷疏圃南，圃中有古玉井，井悉以珉玉爲之，以緇石爲口，工作精密，猶不變古，璨焉如新。又逕瑤華宮南，歷景陽山北，山有都亭，堂上結方湖，湖中起御坐石也。御坐前建蓬萊山，曲池接筵，飛沼拂席，南面射侯，夾席武峙。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，巖嶂峻險，雲臺風觀，纓巒帶阜，遊觀者升降阿閣，出入虹陛，望之狀鳧没鸞舉矣。其中引水飛皐，傾瀾瀑布，或枉渚聲溜，潺潺不斷，竹柏蔭于層石，繡薄叢于泉側，微飆暫拂，則芳溢于六空，寔爲神居矣。其水東注天淵池，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，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，今造釣臺于其上。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，前有《茅茨碑》，是黃初中所立也。其水自天

淵池東出華林園，逕聽訟觀南，故平望觀也。魏明帝常言，獄，天下之命也，每斷大獄，恒幸觀聽之。以太和三年，更從今名。觀西北接華林隸簿，昔劉楨磨石處也。《文士傳》曰：文帝之在東宮也，宴諸文學，酒酣，命甄后出拜，坐者咸伏，惟劉楨平視之。太祖以爲不敬，送徒隸簿。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，降閱簿作，諸徒咸敬，而楨拒坐，磨石不動。太祖曰：此非劉楨也，石如何性？楨曰：石出荊山玄巖之下，外炳五色之章，內秉堅貞之志，雕之不增文，磨之不加瑩，稟氣貞正，稟性自然。太祖曰：名豈虛哉？復爲文學。池水又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，池，即故翟泉也，南北百一十步，東西七十步，皇甫謐曰：悼王葬景王于翟泉，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。《春秋・定公元年》，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，始盟城周。班固、服虔、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，周之墓地。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，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，翟泉在兩冢之間，側廣莫門道東、建春門路北。路，即東宮街也，于洛陽爲東北。後秦封呂不韋爲洛陽十萬戶侯，大其城，并得景王冢矣，是其墓地也。及晉永嘉元年，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，有二鵝出，蒼色者飛翔沖天，白色者止焉。陳留孝廉董養曰：步廣，周之翟泉，盟會之地，今色蒼，胡象矣，其可盡言乎？後五年，劉曜、王彌入洛，帝居平陽。陸機《洛陽記》曰：步廣里在洛陽城內，宮東是翟泉所在，不得于太倉西南也。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脩《晉輿地圖》，作《春秋地名》，亦言：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。又曰：舊說言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萇弘城，成周乃繞之。杜預因其一證，謂必是翟泉，而即實非也。後遂爲東宮池。《晉中州記》曰：惠帝爲太子，出聞蝦蟇聲，問人爲是官蝦蟇、私蝦蟇？侍臣賈胤對曰：在官地爲官蝦蟇，在私地爲私蝦蟇。令曰：若官蝦蟇，可給廩。先是有讖云：蝦蟇當貴。昔晉朝收憫懷太子于後池，即是池也。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，憑城結構，不更增塘，左右夾列步廊，參差翼跂，南望天淵池，北矚宣武場。《竹林七賢論》曰：王戎幼而清秀，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爲欄，苞虎牙，使力士袒裼，迭與之搏，縱百姓觀之。戎年七歲，亦往觀焉，虎乘間薄欄而吼，其聲震地，觀者無不辟易顛仆，戎亭然不動。帝于門上見之，使問姓名而異之。場西故賈充宅也。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，漢之穀門也。北對芒阜，連嶺脩亘，苞總衆山，始自洛口，西踰平陰。悉芒壠也。《魏志》曰：明帝欲平北芒，令登臺見孟津。侍中辛毗諫曰：若九河溢涌，洪水爲害，丘陵皆夷，何以禦之？帝乃止。穀水又東屈南，逕建春門石橋下，即上東門也。阮嗣宗《詠懷詩》曰：步出上東門者也。一曰上升門，晉曰建陽門。《百官志》曰：洛陽十二門，每門候一人，六百石。《東觀漢記》曰：郅惲爲上東門候，光武嘗出，夜還，詔開門欲入，惲不內。上令從門間識面。惲曰：火明遼遠。遂拒不開，由是上益重之。亦袁本初掛節處也。橋首建兩石柱，橋之右柱銘云：陽嘉四年乙酉壬申，詔書以城下漕渠，東通河、濟，南引江、淮，方貢委輸，所由而至，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，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，攢立重石，累高周距，橋工路博，流通萬里云云。河南尹邳崇隗、丞渤海重合雙福、水

曹掾中牟任防、史王蔭、史趙興、將作吏睢陽申翔、道橋掾成皐卑國，洛陽令江雙、丞平陽降、監掾王騰之、主石作右北平山仲，三月起作，八月畢成。其水依柱，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。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，敗北而返。水南即馬市，舊洛陽有三市，斯其一也。亦嵇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也。北則白社故里，昔孫子荊會董威輦于白社，謂此矣。以同載爲榮，故有《威輦圖》。又東逕馬市石橋，橋南有二石柱，竝無文刻也。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，將引穀水以溉京都，渠成而水不流，故以坐免。後張純堰洛以通漕，洛中公私穰贍。是渠今引穀水，蓋純之創也。按陸機《洛陽記》、劉澄之《永初記》言，城之四面有陽渠，周公制之也。昔周遷殷民于洛邑，城隍偪狹，卑陋之所耳。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，秦又廣之，以封不韋，以是推之，非專周公可知矣。亦謂之九曲瀆，《河南十二縣境簿》云：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，西至洛陽。又按傅暢《晉書》云：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，從洛口入，注九曲，至東陽門。是以阮嗣宗《詠懷詩》所謂朝出上東門，遙望首陽岑；又言遙遙九曲間，裴徊欲何之者也。陽渠水南暨閶闔門，漢之上西門者也。《漢宮記》曰：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，漢家厄于戌，故以丹鏤之。太和遷都，徙門南側，其水北乘高渠，枝分上下，歷故石橋東入城，逕望先寺，中有碑，碑側法《子丹碑》，作龍矩勢，于今作則佳，方古猶劣。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，直千秋門，宮門也。又枝流入石逗伏流，注靈芝九龍池。魏太和中，皇都遷洛陽，經構宮極，脩理街渠，務窮隱，發石視之，曾無毀壞，又石工細密，非今知所擬，亦奇爲精至也，遂因用之。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，東對雲龍門，二門衡栿之上，皆刻雲龍風虎之狀，以火齊薄之。及其晨光初起，夕景斜輝，霜文翠照，陸離眩目。又南逕通門、掖門西，又南流東轉，逕閶闔門南。案《禮》，王有五門：謂皐門、庫門、雉門、應門、路門，路門一曰畢門，亦曰虎門也。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，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，改雉門爲閶闔門。昔在漢世，洛陽宮殿門題，多是大篆，言是蔡邕諸子。自董卓焚宮殿，魏太祖平荊州，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，求以贖死。太祖善其法，常仰繫帳中愛翫之，以爲勝宜官，北宮牓題，咸是鵠筆，南宮既建，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。皇都遷洛，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；景明、正始之年，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。公諸桁榜題，皆是式書。《周官》：太宰以正月懸治法于象魏。《廣雅》曰：闕，謂之象魏。《風俗通》曰：魯昭公設兩觀于門，是謂之闕，從門，欮聲。《爾雅》曰：觀謂之闕。《說文》曰：闕，門觀也。《漢官典職》曰：偃師去洛四十五里，望朱雀闕，其上鬱然與天連，是明峻極矣。《洛陽故宮名》有朱雀闕、白虎闕、蒼龍闕、北闕、南宮闕也。《東觀漢記》曰：更始發洛陽，李松奉引，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，三馬皆死，即斯闕也。《白虎通》曰：門必有闕者何？闕者，所以飾門，別尊卑也。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，以應天宿，雖不如禮，猶象而魏之，上加復思，以易觀矣。《廣雅》曰：復思謂之屏。《釋名》曰：屏，自障屏也；罘思在門外。罘，復也。臣將入，

請事于此，復重思之也。漢末兵起，壞園陵罘思，曰無使民復思漢也。故《鹽鐵論》曰：垣闕罘思。言樹屏隅角所架也。穎容又曰：闕者，上有所失，下得書之于闕，所以求論譽于人，故謂之闕矣。今闕前水南道右，置登聞鼓以納諫。昔黃帝立明堂之議，堯有衢室之問，舜有告善之旌，禹有立鼓之訊，湯有總街之誹，武王有靈臺之復，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。渠水又枝分，夾路南出，逕太尉、司徒兩坊間，謂之銅駝街。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于閶闔南街。陸機云：駝高九尺，脊出太尉坊者也。水西有永寧寺，熙平中始創也，作九層浮圖，浮圖下基方十四丈，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，取法代都七級，而又高廣之。雖二京之盛，五都之富，利剎靈圖，未有若斯之構。按《釋法顯行傳》，西域有爵離浮圖，其高與此相狀，東都西域，俱爲莊妙矣。其地是曹爽故宅，經始之日，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，下入土可丈許，地壁悉纍方石砌之，石作細密，都無所毀，其石悉入法用，自非曹爽，庸匠亦難復制此。桓氏有言，曹子丹先此豚犢，信矣。渠左是魏、晉故廟地，今悉民居，無復遺墉也。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，南注南渠。廟社各以物色辨方。《周禮》，廟及路寢，皆如明堂，而有燕寢焉。惟祧廟則無，後代通爲一廟，列正室于下，無復燕寢之制。《禮》：天子建國，左廟右社，以石爲主，祭則希冕。今多王公攝事，王者不親拜焉。咸寧元年，洛陽大風，帝社樹折，青氣屬天，元王東渡，魏社代昌矣。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，魏明帝始築，闕崩，壓殺數百人，遂不復築，故無闕門。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，金狄既淪，故處亦褫，惟壞石存焉。自此南直宣陽門，經緯通達，皆列馳道，往來之禁，一同兩漢。曹子建嘗行御街，犯門禁，以此見薄。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翟泉北，今無水。坎主九丈六尺，深二丈餘，似是人功而不類于泉陂，是驗非之一證也。又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云：王室定，遂徙居，成周小，不受王都，故壞翟泉而廣之。泉源既塞，明無故處，是驗非之二證也。杜預言：翟泉在太倉西南。既言西南，于洛陽不得爲東北，是驗非之三證也。稽之地說，事幾明矣，不得爲翟泉也。渠水歷司空府前，逕太倉南，出東陽門石橋下，注陽渠。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，水西三里有坂，坂上有土山，漢大將軍梁冀所成，築土爲山，植木成苑。張璠《漢記》曰：山多峭坂，以象二崤，積金玉，採捕禽獸，以充其中，有人殺苑兔者，迭相尋逐，死者十三人。南出逕西陽門，舊漢氏之西明門也，亦曰雍門矣。舊門在南，太和中以故門邪出，故徙是門，東對東陽門。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，昔漢明帝夢見大人，金色，項佩白光。以問羣臣，或對曰：西方有神名曰佛，形如陛下所夢，得無是乎？于是發使天竺，寫致經像。始以榆檿盛經，白馬負圖，表之中夏，故以白馬爲寺名。此榆檿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，近世復遷此寺。然金光流照，法輪東轉，創自此矣。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。李尤《平樂觀賦》曰：乃設平樂之顯觀，章秘偉之奇珍。華嶠《後漢書》曰：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，上建十二重，五采華蓋高十丈。壇東北爲小壇，復建九重，華蓋高九丈，列奇兵騎士數萬人，天子住大蓋下。禮畢，天子躬擐甲，稱無上將

軍，行陣三市而還，設秘戲以示遠人。故《東京賦》曰：其西則有平樂都場，示遠之觀，龍雀蟠蜿，天馬半漢。應劭曰：飛廉神禽，能致風氣，古人以良金鑄其象。明帝永平五年，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，置上西門外平樂觀。今于上西門外無他基觀，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，巍然廣秀，疑即平樂觀也。又言皇女稚殤，埋于臺側，故復名之曰皇女臺。晉灼曰：飛廉，鹿身頭如雀，有角而蛇尾豹文。董卓銷爲金用，銅馬徙于建始殿東階下，胡軍喪亂，此象遂淪。穀水又南逕西明門，故廣陽門也。門左枝渠東派入城，逕太社前，又東逕太廟南，又東于青陽門右下涇陽渠。穀水又南，東屈逕津陽門南，故津門也。昔洛水泛洪漂害者衆，津陽城門校尉將築以遏水，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：王尊臣也，水絶其足，朝廷中興，必不入矣。水乃造門而退。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，故苑門也。皇都遷洛，移置于此，對闉闔門南，直洛水浮桁。故《東京賦》曰：溯洛背河，左伊右瀍者也。夫洛陽考之中土，卜惟洛食，寔爲神也。門左即洛陽池處也。池東，舊平城門所在矣，今塞。北對洛陽南宮，故蔡邕曰：平城門，正陽之門，與宮連屬，郊祀法駕所由從出，門之最尊者。《洛陽諸宮名》曰：南宮有諺臺、臨照臺。《東京賦》曰：其南則有諺門曲榭，邪阻城洫。《注》云：諺門，冰室門也；阻，依也；洫，城下池也；皆屈曲邪行，依城池爲道。故《說文》曰：隍，城池也。有水曰池，無水曰隍矣。諺門即宣陽門也，門內有宣陽冰室，《周禮》有冰人，日在北陸而藏之，西陸朝覿而出之。冰室舊在宣陽門內，故得是名，門既擁塞，冰室又罷。穀水又逕靈臺，北望雲物也。漢光武所築，高六丈，方二十步。世祖嘗宴于此臺，得鼷鼠于臺上。亦諫議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，倫少子也，以清正，洛陽無主人，鄉里無田宅，寄止靈臺，或十日不炊，司隸校尉南陽左雄、尚書廬江朱孟興等，皆倫故孝廉功曹，各致禮餉，竝辭不受，永建中卒。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，故平門也。又逕明堂北，漢光武中元元年立。尋其基構，上圓下方，九室重隅十二堂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同之，故引水于其下爲辟雝也。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，《晉宮閣名》曰：故建陽門也。《漢官》曰：開陽門始成，未有名宿，昔有一柱來，在樓上。琅琊開陽縣上言：縣南城門，一柱飛去。光武皇帝使來，識視良是，遂堅縛之，因刻記年、月、日以名焉。何湯字仲弓，嘗爲門候，上微行夜還，湯閉門不內，朝廷嘉之。又東逕國子太學《石經》北，《周禮》有國學，教成均之法。《學記》曰：古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遂有序，國有學。亦有虞氏之上庠、下庠，夏后氏之東序、西序，殷人之左學、左學，周人之東膠、虞庠。《王制》云：養國老于上庠，養庶老于下庠，故有太學、小學，教國之子弟焉，謂之國子。漢魏以來，置太學于國子堂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，刻石鏤碑載《五經》，立于太學講堂前，悉在東側。蔡邕以熹平四年，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，光祿大夫楊賜，諫議大夫馬日磾、議郎張馴、韓說，太史令單颺等，奏求正定《六經》文字。靈帝許之。邕乃自書丹于碑，使工鐫刻，立于太學門外。于是後儒晚學，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筆寫者，車乘日千餘輛，填塞街陌矣。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。

魏正始中，又立古、篆、隸《三字石經》。古文出于黃帝之世，倉頡本鳥跡爲字，取其孳乳相生，故文字有六義焉。自秦用篆書，焚燒先典，古文絶矣。魯恭王得孔子宅書，不知有古文，謂之科斗書。蓋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耳。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時，史籀創著。平王東遷，文字乖錯，秦之李斯及胡母敬，又改籀書，謂之小篆，故有大篆、小篆焉。然許氏《字說》專釋于篆，而不本古文，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，而篆字文繁，無會劇務。故用隸人之省，謂之隸書。或云即程邈于雲陽增損者，是言隸者，篆捷也。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，得銅棺，前和外隱起爲隸字，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。惟三字是古，餘同今書，證知隸自出古，非始于秦。魏初，傳古文出邯鄲淳，《石經》古文，轉失淳法，樹之于堂西，石長八尺，廣四尺，列石于其下，碑石四十八枚，廣三十丈。魏明帝又刊《典論》六碑，附于其次。陸機言：《太學贊》別一碑，在講堂西，下列《石龜碑》，載蔡邕、韓說、堂谿典等名。《太學弟子贊》復一碑，在外門中。今二碑竝無。《石經》東有一碑，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，碑文云：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，年積毀壞。永建六年九月，詔書脩太學，刻石記年，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，陽嘉元年八月作畢。碑南面刻頌，表裏鏤字，猶存不破。《漢石經》北有晉《辟雝雍行禮碑》，是太始二年立。其碑中折，但世代不同，物不停故，《石經》淪缺，存半毀幾，駕言永久，諒用憮焉。考古有三雍之文，今靈臺太學，竝無辟雝處。晉永嘉中，王彌、劉曜入洛，焚毀二學，尚髣髴前基矣。穀水于城東南隅枝分北注，逕青陽門東，故清明門也，亦曰稅門，亦曰芒門。又北逕東陽門東，故中東門也。又北逕故太倉西，《洛陽地記》曰：大城東有太倉，倉下運船常有千計。即是處也。又北入洛陽溝。穀水又東，左迤爲池。又東，右出爲方湖，東西百九十步，南北七十步，故水衡署之所在也。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，謂之阮曲，云阮嗣宗之故居也。穀水又東注鴻池陂，《百官志》曰：鴻池，池名也，在洛陽東二十里，丞一人，二百石。池東西千步，南北千一百步，四周有塘池，中又有東西橫塘，水溜徑通，故李尤《鴻池陂銘》曰：鴻澤之陂，聖王所規，開源東注，出自城池也。其水又東，左合七里澗，《晉後畧》曰：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，伐京師，輕進，爲洛軍所乘，大敗于鹿苑，人相登躡，死于塹中及七里澗，澗爲之滿，即是澗也。澗有石梁，即旅人橋也。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，知楊氏榮不保終，思欲遁跡林鄉，隱淪妄死，楊駿埋之于此橋之東，駿後尋亡矣。《搜神記》曰：太康末，京洛始爲《折楊之歌》，有兵革辛苦之辭。駿後被誅，太后幽死，折楊之應也。凡是數橋，皆纍石爲之，亦高壯矣。制作甚佳，雖以時往損功，而不廢行旅。《朱超石與兄書》云：橋去洛陽宮六七里，悉用大石，下圓以通水，可受大舫過也。題其上云：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，日用七萬五千人，至四月末止。此橋經破落，復更脩補，今無復文字。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，廟在北山上，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。山上舊基尚存，廟宇東向，門有兩石人對倚，北石人胸前銘云：門亭長。石人西有二石闕，雖經

頹毀，猶高丈餘。闕西，即廟故基也，基前有碑，文字剥缺，不復可識。子安仰澄芬于萬古，讚清徽于廟像，文字厥集矣。陽渠水又東逕亳殷南，昔盤庚所遷，改商曰殷此始也。班固曰：尸鄉，故殷湯所都者也。故亦曰湯亭。薛瓚《漢書注》、皇甫謐《帝王世紀》，竝以爲非，以爲帝嚳都矣。《晉太康記》、《地道記》，竝言田橫死于是亭，故改曰尸鄉。非也。余按司馬彪《郡國志》，以爲《春秋》之尸氏也，其澤，野負原，夾郭多墳隴焉。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。袁氏《王陸詩叙》，機初入洛，次河南之偃師，時忽結陰，望道左若有民居者，因往逗宿，見一少年，姿神端遠，與機言玄，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，前致一辯，機題緯古今，綜檢名實，此少年不甚欣解。將曉，去，稅駕逆旅，嫗曰：君何宿而來？自東數十里無村落，止有山陽王家墓。機乃怪悵，還睇昨路，空野霾雲，攢木蔽日，知所遇者，審王弼也。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。《搜神記》曰：祝雞翁者，洛陽人也，居尸鄉北山下，養雞百年餘，雞至千餘頭，皆有名字，欲取，呼之名，則種別而至。後之吳山，莫知所去矣。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，皇甫謐曰：帝嚳作都于亳，偃師是也。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。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。〉

甘水

出弘農宜陽縣鹿蹏山，

〈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，俗謂之縱山。水之所導，發于山曲之中，故世人目其所爲甘掌焉。〉

東北至河南縣南，北入洛。

〈甘水發源東北流，北屈逕一故城東，在非山上，世謂之石城也。京相璠曰：或云甘水西山上，夷汙而平，有故甘城，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，指謂是城也。余按甘水東十許里洛城南，有故甘城焉。北對河南故城，世謂之鑒洛城，鑒、甘聲相近，即故甘城也，爲王子帶之故邑矣。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稱焉。甘水又與非山水會，水出非山東谷，東流入于甘水。甘水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。《經》言縣南，非也。京相璠曰：今河南河南縣西，有甘水，北入洛。斯得之矣。〉

漆水

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，北入于渭。

〈《山海經》曰：羭次之山，漆水出焉，北流注于渭。蓋自北而南矣。《尚書・禹貢》，太史公《禹本紀》云：導謂水東北至涇，又東過漆、沮，入于河。孔安國曰：漆、沮，一水名矣，亦曰洛水也，出馮翊北。周太王去邠，度漆踰梁山，止岐下。故《詩》云：民之初生，自土沮、漆。又曰：率西水滸，至于岐下。是符《禹貢》、《本紀》之說。許慎《說文》稱：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，東入渭，從水，黍聲。又云：一曰漆城池也。潘岳《關中記》曰：關中有涇、渭、灞、滻、酆、鄗、漆、沮之水，酆、鄗、漆、沮四水，在長安西南鄠縣，漆、沮皆南注，酆，鄗水北注。《開山圖》曰：麗山西北有溫池。溫池西南八十里岐山，在杜陽北。長安西有渠，謂之漆渠。班固《地理志》云：漆水在漆縣西。闞駰《十三州志》又云：漆水出漆縣西，北至岐山，東入渭。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，謂之漆渠，西南流注岐水。但川土奇異，今說互出，考之經史，各有所據，識淺見浮，無以辨之矣。〉

滻水

出京兆藍田谷，北入于灞。

〈《地理志》曰：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，西北流與一水合，水出西南莽谷，東北流注滻水。滻水又北歷藍田川，北流注于灞水。《地理志》曰：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。〉

沮水

出北地直路縣，東過馮翊祋祤縣北，東入于洛。

〈《地理志》曰：沮出直路縣西，東入洛。今水自直路縣東南，逕譙石山東南流，歷檀臺川，俗謂之檀臺水。屈而夾山西流，又西南逕宜君川，世又謂之宜君水。又得黃嶔水口，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，東南流注宜君水。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，縣以漢景帝二年置，其水南合銅官水，水出縣東北，西南逕銅官川，謂之銅官水。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，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，而西南注宜君水。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，又謂之沮水。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，東逕懷德城南，城在北原上。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，陵在南原上，沮水東注鄭渠。昔韓欲令秦無東伐，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，謂之鄭渠。渠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，所謂瓠中也。《爾雅》以爲周焦穫矣。爲渠竝北山，東注洛三百餘里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覺，秦欲殺鄭國，鄭國曰：始臣爲間，然渠亦秦之利。

卒使就渠，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，皆晦一鍾，關中沃野，無復凶年，秦以富彊，卒竝諸侯，命曰鄭渠。渠瀆東逕宜秋城北，又東逕中山南。《河渠書》曰：鑿涇水自中山西。《封禪書》：漢武帝獲寶鼎于汾陰，將薦之甘泉，鼎至中山，氤氳有黃雲蓋焉。徐廣《史記音義》曰：關中有中山，非冀州者也。指證此山，俗謂之仲山，非也。鄭渠又東逕捨車宮南絕冶谷水。鄭渠故瀆又東逕巉辟山南，池陽縣故城北，又東絕清水。又東逕北原下，濁水注焉。自濁水以上，今無水。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，東南流，謂之濁谷水，又東南出原，注鄭渠。又東歷原，逕曲梁城北，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，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，分爲二水，一水東南出，即濁水也。至白渠與澤泉合，俗謂之漆水，又謂之爲漆沮水。絕白渠，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。城，即櫟陽宮也。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，起墳陵，署邑號，改曰萬年也。《地理志》曰：馮翊萬年縣，高祖置，王莽曰異赤也。故徐廣《史記音義》曰：櫟陽，今萬年矣。闞駰曰：縣西有涇、渭，北有小河。謂此水也。其水又南屈，更名石川水，又西南逕郭　　城西與白渠枝渠合，又南入于渭水也。其一水東出，即沮水也。東與澤泉合，水出沮東澤中，與沮水隔原，相去十五里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。東流逕薄昭墓南，冢在北原上。又逕懷德城北，東南注鄭渠，合沮水。又自沮直絕注濁水，至白渠合焉，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。沮循鄭渠，東逕當道城南，城在頻陽縣故城南，頻陽宮也，秦厲公置。城北有頻山，山有漢武帝殿，以石架之。縣在山南，故曰頻陽也。應劭曰：縣在頻水之陽。今縣之左右，無水以應之，所可當者，惟鄭渠與沮水。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縣以草受名也。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，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，王莽更名粟城也。後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。其水又東北流，注于洛水也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